

真正的思想

首先是一种情怀

一种根植于环境

根植于文化的情怀

不然

易流于空想

畫裏畫外

HUA LI HUA WAI

应伟建 /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畫裏畫外

HUA LI HUA WAI

应伟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里画外 / 应伟建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26-2775-6

I. ①画… II. ①应… III. ①艺术理论—文集 IV.
①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4664 号

画里画外 应伟建 著

责任编辑 何培瑶

责任校对 庞守江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1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775-6

定 价 50.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74-83875165



序

这本书里的文章都选自我的新浪博客，时间跨度是由2007年至今，文字所及大多与书画相关。十来年，所思所想大多与书、与画若即若离，当然，也有些是在此之外的，但细究起来，其实仍跟书画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都说井底之蛙，我不过是“画里之蛙”而已。

互联网时代，虚拟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激发了人们的表达欲望。自媒体可以成就自己发表文章的快感。博客满足了我“发表”的欲望，于虚拟的空间中找到了一种切实的快乐。

文字于我，不过是自言自语，不过是业余的业余。业余有业余的好处，能够最大限度地贴近自己的内心，让文字的表达保持表达所应有的快感，这是我写着玩，且能坚持写着玩的最大理由。

不知不觉间，十年所积已经厚得像一本书了。在宁海县文联刘尚才主席的鼓励下，我亦生出勇气来出版成书。读者若有耐心读几篇，请不要笑我业余，笑我是井底之蛙，当然，若一定要笑，那就笑吧。

应伟建

2016.7

目 录

序

○ 师友风雅

- 003 只是家常
005 造境
008 厨艺
011 玩家
014 开门见山
017 你看 你看
020 很帅的学生
024 又是一年春草绿
029 雪野诗
032 一些人 一条街
038 榴叶飘飘
042 王琛
045 老杜
048 匠人王昕
052 山水之隐
056 清明时节

○ 读书札记

- 063 皆是虚妄
067 我相
070 希有世尊
073 法非法
076 粥饭僧
080 不可说
084 读出来的滋味
087 读书心情
089 琢磨一个人
095 秋一的书

○ 自画自说

- 101 梦山水
103 再画前童
106 真诚的谎言
108 本来
110 双林两日
113 写生 写心
116 手上的画展

120	格物
122	看牡丹
125	过金仙寺
128	牛头山
131	山洋写生
133	暮鼓晨钟
140	我见青山多妩媚
144	父亲的菜园
147	桃花烂漫始抬眸
149	菊花
152	画荷
156	给我一张纸
159	墨葬
162	红
164	天真
167	生如夏花
170	马拉尿
174	快乐无法复制
176	人间四月天
	紫藤

○ 谈艺说美

177	花饮
179	风雅
183	寻常处
186	论书
192	千年的纸
195	吃茶去
198	琴罢箫后
200	书法的写生
204	读画
207	应家
211	香与臭 美与丑 雅与俗
214	江湖
216	李津的毛
220	篆畦
223	我不认得
226	论艺十三题
237	看儿刻印

241	宁波第一届当代艺术展
245	见到文化就想笑
247	美了还是丑了
249	学舌

东游西逛

253	沂蒙的味道
255	沂蒙村落
258	只是过客
260	欲上人衣来
263	到不了的婺源
265	扶桑日记
278	旧联
	富春日记
282	龙门古镇
284	龙门山
286	富春江上
288	芦茨湾
289	白云源

290	马岭
293	走进沈园
295	水墨绍兴
297	在阳朔
301	桂林

那时心情

305	酒瓶子
309	回家
312	走
315	轮
318	不语不闻
320	听琴
323	秋风秋雨
325	苍苔
327	梅花消息
329	母校
334	玩
337	有病
339	西门杏树

HUALIHUAWAI | 师友风雅



/

宁海似乎是个有些特异的小城

偏于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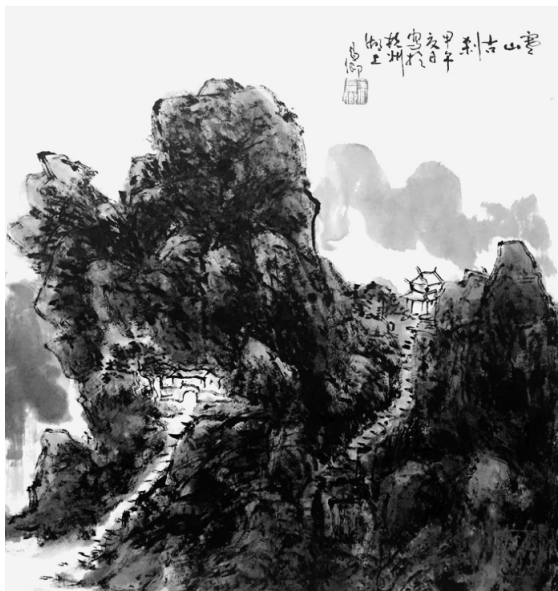
性格推崇的是豪放

豪放中有时略带了些匪气

/

只是家常

2016-04-05



那时候吴昌卿老师还住在宁海。去赏心斋，就在阶下，有阳光，我们就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今天菜市场去晚了些，不过也好，五块钱就买了这许多小梅鱼，便宜了许多。”我便只是看着他笑，一来我不懂柴米油盐，不知道讨价还价的乐趣；二来我亦不懂拿锅铲与拿毛笔有一样的妙处。

之外，话题总在画里。

那时候，吴老师已经从美术教研员的位置上退休了，笔墨纸砚与柴米油盐便是他的退休生活。

现在他住在杭州，偶回宁海，见面也唠家常，总是问：“身体咋样？”然后，又总是自己叹一句：“这话该是年轻人问我们的！”我便只是笑笑。一是因为知道他的叹号里并不仅指我一人，二是作为宁海老一辈画家的“他们”的确要比作为年轻一辈的“我们”健硕。

之外，话题当然还是画。

前日，他恰在赏心斋，拉我上楼看画。楼梯转角处有一张八尺长的大山水，一抬头，我便看得愣在了楼梯上。他说招龙送了一支笔，据说是潘天寿早年用过的大笔。画里粗头乱服的笔触，的确仿佛潘公早期的意思，大笔头扫出的巨石，石隙婉转的水，用笔恣肆，色墨交融；房子则用宾翁的笔意，从容地写来，一放一收，张弛有度。

可是，他是画写意花鸟画的。

他说，近来研究黄宾虹颇有心得。这在他新近画的小山水中可以得到印证。以前吴老师偶尔也画山水，却用的花鸟中的破墨法，淡墨先铺，浓墨再破，取其淋漓，效果上，总以为是他花鸟的客串。而几幅小山水皴法老辣，笔墨层层叠叠。我说，山水一道，用墨难在厚而能透，用线难在松而又柔，宾翁谓用笔要“平、留、圆、重、变”，这几幅小山水已经都不缺了，这实在我意料之外。

更妙的是，他近日的几件纯水墨的小品花鸟，用笔亦带了几分山水的韵味，在他一贯老辣的线条中带了点“揉”的动作，墨与线里有一股精气在涌动，水墨之中清气扑面。

他说，前几日有一梦，梦见昌硕先生穿着对襟团花的衣服同他讲画：“用色可以少一些，用笔可以慢一些，多读点古籍。”

梦醒之后一字一句记下，并这样去试，他说下次画展的主题亦有了，就取“梦笔生花”四字。

每次看画至最后，我总有些意见：印章吴老师总也不擦，盖得太过“写意”；小品的纸明显的是边角料，折的旧痕、铅笔的划痕俱在。我说，如今可作传世想，要讲究！

吴老师却只是笑笑，不说话。

或许柴米油盐之外，绘画于他亦只是家常。

造 境

2016-05-30

周毅工作的艺术馆在前童古镇的中心。一会儿石子路一会儿石板路地往镇子里走，一进又一进的老墙弄，迷宫一样，七绕八绕，绕得人辨不清东南西北，一抬头，见一老台门，到了。

我问艺术馆大门朝的是哪个方向，他说正南。

艺术馆原是一老道地，两边厢房改做展厅，厢房西南角是一小门厅，不到十平方米。倚墙靠着阔大的油画框，调色板和颜料堆在地上，平时不开灯的时候，天光自门外老墙上头的黑瓦上跌跌撞撞地漏进来，有些昏暗，有些逼仄。这就是周毅画大画的“画室”。

“画室”很安静，是一种老房子阴湿的安静。

踩在连着“画室”的同样逼仄的楼梯“咯吱，咯吱”到楼上，这里是他的办公室，放了两个人的办公桌。桌上架上地上大大小小的都是他的油画，大多是沉郁灰黑的色调。办公室的窗正对着一面墙，蛎灰墙旧出了肌理，微妙而丰富，我说，这也可以当作你的一幅画来看！

人其实就像一粒种子，得有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才会生长。一如阿尔是梵·高的土壤，塔希堤是高更的土壤，我想，前童该是周毅的土壤。

周毅到前童之前的漫长的十年，纠缠于教学与事务，创作明显勉强，心思并不在画上，只在世事中历练心性。来到前童后，只短短的两年，他便融进古镇之中，喝喝茶，把玩把玩老物件。他在古镇里如鱼得水地画古镇，旧墙弄成了他真正的大画室。在“大画室”中写生，用大刷子挥写，用小笔头收拾，满幅大大小小的块面，榫卯一样构成他的画面，颜色淳厚得仿佛是从老物件上揭下来的，仍带着岁月的包浆。他说着迷于老房子沧桑的美，房子也有生命，也会苍老，也会挽留不住地逝去，有时面对那些倒塌或者要被拆掉的老屋，心中会有一种急切。一次，他指着画中的一幢老屋说，已经没了，因为去年的那一场大火。神情仿佛在说熟悉的一位老人，他……没了。

心融进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自然也开始滋养这个人。前童写生过程中，他在色彩、笔触与画面结构上形成了鲜明的特征，他的画就是这样从古镇中生长出来的。流淌的暗部、堆砌的亮色、肌理与笔触……一层一层，就像古镇的一面面上百年的老墙，可以去读，带着时间的浓重，带着江南的素雅，时而一块明亮而有力度的白，时而一堵酒红的墙，画里总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东西。

我说能在画中读到你了。

之后，画海，画船，画新房子，皆带了自己的面目。几近水墨的写意，块面的解构，线性自由抒发，越来越走向自由。一片杂乱的树，组织成有节奏的美感；一个异常的角度，能发现构成的意味。在别人摇摇头走开的地方，他画成了自己的风景。

他说准备搞个画展，以“境由心造”为主题，我却想到了“心由境

造”。“境由心造”的前提是得有能造境的心，这“心”恰又是需要环境慢慢滋养出来的，养出来的这份心，我们叫情怀。

真正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情怀，一种根植于环境、根植于文化的情怀，不然便易流于空想。

有了情怀，有了思想，心便能造境。

一个画家的思想是否成熟，只需透过他的绘画语言便能看出个大概。周毅油画语言的材质感很强，使得色调简约却不失丰富，画面也越来越趋向简约，几近于抽象。我说，简，其实是准确，知道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知道什么重要，知道什么可以舍弃。

能简是思想的成熟，如此，境便能由心造，心便进入有境之界。

潘天寿先生说：“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在周毅那么多的画中，我能听到“咯吱咯吱”往上走的声音，很真切！

厨 艺

2015-07-25

他穿着一件很洋气的花衬衫，这种洋气让我想起以前电影中的南洋华侨，有点紧，衬出他依然还好的身材；还有一头有点长有点卷的头发，打了摩丝；只是脸上已经有了五十岁男人应该有的皱纹。

这样洋气的一个老男人，坐我边上津津有味地同我谈他的烹饪手艺。他找我谈烹饪的理由是，厨艺也是艺术。因为是艺术，他便认定与我会有共同语言。

他先赞美自己烧的牛肉味道有多好，用一种由衷神往的神态赞叹自己烧的牛肉有多好吃。面对这样的神态，我不得不信，这神态能弥漫出牛肉的香味，尽管我没吃过也没闻过他烧的牛肉。

他说烧菜要用心，处理食材时用心与不用心，菜的质量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一样是烧牛肉，要把食材当成有生命的；面对着一口炖着牛肉的锅，要像对着一个多年的老友，并不是开了火任由肉在锅里炖，人就走开了。用心烧菜，人倚灶台，要陪着，用锅铲把泛起的沫撩

撩，再上下搅搅，手法要轻柔体贴；闻闻香味，看看火候，什么时候火大一些，什么时候火小一些，什么时候该翻一下，什么时候该焖一焖，这过程像拉家常叙冷暖，丝丝入扣，肉才能到那个味儿上。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他说事实的确如此，言之凿凿，我便确信不疑。

他问我，抓毛笔时有没有手笔合一，毛笔就像是延长了的 fingers 的那种感觉？我说，有。几十年抓笔，指尖的末梢神经已经能感应与驾驭笔尖的细微变化。即使是极精细的小楷，提按顿挫动作都要到位，若不能手、笔、心合一，便写不了蝇头小楷，这一点我有体会。他说，他拿锅铲也已人铲合一了，翻炒时铲像手的延长一样妥帖到位，甚至于炒扁豆时只需凭手感就能判断出扁豆是几分熟。这样的能耐，我也信。

烹饪一艺，既是艺术，就也能悟出做人的道理。

李太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食材也是如此，食材没有绝对的好或者不好，关键是厨师如何去用。以黄鱼为例，野生黄鱼与养殖黄鱼的味道差异很大，价格也是天差地远。他问我，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我摇摇头，于吃，我只有一脸茫然。他说，首先是气味不同，养殖黄鱼有一股不大好闻的气味，野生的便没有。基于两者的区别，在食材处理的时候便要精心，把附有这种气味的部位仔细处理干净，然后通过调料、火候、时间长短的调整，最终把养殖黄鱼烧出野生黄鱼的味道来。这是他引以为傲的拿手菜。

我说，我知道，书法理论中有一句叫“无可无不可”，意思是不同的线条，没有绝对的可以，也没有绝对的不可以，关键是看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此与烧黄鱼同理。

他甚至用厨艺来评画，我近几年画山水多用焦墨，他深为赞许。他说焦墨定是难用的，焦墨恰如锅巴，儿时农家铁锅上的锅巴是最好吃的。还真非得土灶铁锅不可，饭快熟时就不能用柴火，要用麦秆或稻